

Le Général de l'armée morte

# 亡军的将领

〔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著  
郑恩波◎译

Le Général de l'armée morte

# 亡军的将领

[阿尔巴尼亚] 伊斯梅尔·卡达莱 (Ismail Kadare) 著  
郑周波 译



Le Général de l'armée morte by ISMAIL KADARE

Copyright © Editions Albin Michel-Paris 197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BEIJING ALPHA BOOKS.CO., INC.,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 版贸核渝字（2008）第66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亡军的将领 /（阿尔巴）卡达莱著；郑恩波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6.2

ISBN 978-7-229-10619-5

I. ①亡… II. ①卡…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阿  
尔巴尼亚—现代 IV. ①I54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4769号

## 亡军的将领

WANGJUNDEJIANGLING

〔阿尔巴〕伊斯梅尔·卡达莱 著

郑恩波 译

---

出版监制：陈建军

责任编辑：张慧哲

责任印制：杨 宁

营销编辑：刘 菲

---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1.5 字数：193千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1520678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重现经典编委会

---

---

主 编

陈众议

编 委

陆建德 余中先 高 兴 苏 玲

程 巍 袁 伟 秦 岚 杜新华

(排名不分先后)

- |               |             |
|---------------|-------------|
| 《她们》          | 《飞越疯人院》     |
| 《热与尘》         | 《情迷六月花》     |
| 《康州美国佬大闹亚瑟王朝》 | 《革命之路》      |
| 《一月十六日夜》      | 《能干的法贝尔》    |
| 《已故的帕斯卡尔》     | 《亡军的将领》     |
| 《血色子午线》       | 《校园秘史》      |
| 《阁楼上的狐狸》      | 《居辽同志兴衰记》   |
| 《萨巫颂》         | 《破碎的四月》     |
| 《老妓抄》         | 《梦幻宫殿》      |
| 《路》           | 《施蒂勒》       |
|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 《母猪女郎》      |
| 《平原上的城市》      | 《孤独天使》      |
| 《穿越》          | 《孤独旅者》      |
| 《天下骏马》        | 《血橙》        |
| 《猜火车》         | 《猎鹰者监狱》     |
| 《源泉》          | 《跳房子》       |
| 《阿特拉斯耸耸肩》     | 《魔法外套》      |
| 《人民公仆》        | 《捕蜂器》       |
| 《瓦解》          | 《牙买加飓风》     |
| 《荒原蚁丘》        | 《看电影的人》     |
| 《神箭》          | 《相约萨马拉》     |
| 《相爱一场》        | 《情陷撒哈拉》     |
| 《鞑靼人沙漠》       | 《曼哈顿中转站》    |
| 《面纱》          | 《秘密花园》      |
| 《邮差》          | 《美丽新世界》     |
| 《斜阳》          |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 |
| 《金色夜叉》        |             |

近世西风东渐，自林纾翻译外国作品算起，已逾百年。其间，被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作品，难以计数。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作品的熏陶或浸润。其中许多人，就因为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翻译作品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响，从文学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翻译作品所承载的思想内涵把中国从古老沉重的封建帝国，拉上了现代社会的轨道。

仅就文学而言，世界级的优秀作品已浩如烟海。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被读者接受、重视，其作品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然而，终究还是有一些优秀作品未能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位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

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时代条件的差异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

自2005年4月始，重庆出版社大力推出“重现经典”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曾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当时，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的作家的作品；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名家作品。以这样的标准选纳作家和作品，自然不会愧对中国广大读者。

随着已出版书目的陆续增加，该书系已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应许多中高端读者建议，本书系决定增加选纳标准，既把部分读者熟知但以往译本存在较多差误的经典作品，以高质量重新面世，同时也关注那些有思想内涵，曾经或正在影响着社会进步的不同时期的文学佳作，力争将本书系持续推进，以更多佳作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读者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继续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修订于2010年1月

## 译序

近年来，在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文学的天空，升起一颗格外耀眼的新星。他一连出版了近30部长篇小说和为数不少的中、短篇小说、杂感、随笔和游记，而且几乎每部长篇都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广为发行。法国文学界赞美他可与海明威、卡夫卡等文学大家比肩，甚至还多次呼吁他应当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候选人。

这位文学新星就是击败数十名文坛巨匠，于2005年6月荣获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的阿尔巴尼亚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伊斯梅尔·卡达莱。

也许有人以为：经济发展滞后，人口仅有300多万的阿尔巴尼亚，根本出不了具有世界文学水平的大作家，卡达莱获此殊荣，只是一种偶然或者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但我50余年来对阿尔巴尼亚文学特别是对卡达莱文学生

涯的跟踪和研究，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不能手中无材料只凭主观想象，武断地乱下结论。

卡达莱之所以能荣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第一，我们知道，阿尔巴尼亚国家虽小，但她具有同希腊、古罗马一样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在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阿尔巴尼亚涌现出了不少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名家相媲美的人物。也就是说，阿尔巴尼亚的文学根基是相当厚实坚牢的；有了这样的根基，是可以建立起雄伟瑰丽的文学大厦的。第二，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也曾是经过时代风雨考验与磨砺并具有很高水平的先进文学，她拥有一批被欧洲许多有识之士公认的，能和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诗人摆在同一个天平上的杰出人物（如德里特洛·阿果里、彼特洛·马尔科、雅科夫·佐泽、泽瓦希尔·斯巴秀等），伊·卡达莱只不过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代表。

其实，50年前，卡达莱就是一个名声显赫的人物。他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也是一个得到党和政府特别关照，享有崇高声誉的骄子。

1936年，即意大利法西斯侵占阿尔巴尼亚（1939年4月7日）的3年前，卡达莱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南方著名的

山城纪诺卡斯特（与阿尔巴尼亚前最高领导人恩维尔·霍查是同乡）。他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后进入地拉那大学历史－语文系，主攻阿尔巴尼亚文学。早在青少年时代，卡达莱就崭露出诗才，18岁就出版了诗集《少年的灵感》（1954），21岁又出版了诗集《幻想》（1957）。紧接着，他又在25岁的时候，出版了引起诗坛广泛注意和好评的诗集《我的世纪》（1961）。

这三部诗集以新颖鲜活的想象力和个性突出的诗歌语汇，得到前辈诗人拉·西里奇、法·加塔的夸奖和重视。20世纪50年代后期，卡达莱被政府派送到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深造。在那里，语言天赋甚高的卡达莱很好地掌握了俄语和法语，从丰富、斑斓的俄苏文学和法国文学中汲取了宝贵的营养，使他一生受益无穷。1961年夏天，国际风云骤变，阿苏关系破裂，卡达莱被迫回到地拉那，先后在《光明报》《十一月》文学月刊和《新阿尔巴尼亚画报》任编辑，有一段时间还主编过法文版的《阿尔巴尼亚文学》。与此同时，他还继续从事自中学时代就开始的诗歌创作活动。

1963年秋天对卡达莱一生的文学事业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那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季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以整版的版面发表了他的长诗《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这首长篇抒情诗，以超凡独特的想

象和联想，描述了强悍骁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世代同枪结下的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深刻地阐释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千百年来伟大力量的源泉所在。它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的当天晚上，卡达莱就接到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的电话。领袖的热烈祝贺，给了卡达莱极大的鼓舞和力量，同时也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誉和在诗坛上的地位。

3年后的秋天（1966），在阿尔巴尼亚举国欢庆劳动党成立25周年的前夕，卡达莱又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了长诗《山鹰在高高飞翔》。这首诗在内容和创作思路，都和《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一脉相承。在这首激越磅礴的长诗里，诗人满怀炽热而诚挚的情感，描述了劳动党在革命风暴中诞生、壮大的英雄历程。

又过了3年，即1969年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胜利25周年前夕，卡达莱又发表了第三部著名的抒情长诗《六十年代》，纵情歌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领导者霍查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和贡献。

《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山鹰在高高飞翔》《六十年代》这组三部曲式的抒情长诗，从历史写到现今生活，思想深邃，技艺精湛（特别是前两首），均荣获过共和国一等

奖。通常《人民之声报》是不发表诗歌和小说的，但卡达莱的3首长诗却能连续3次以整版的版面在报上隆重推出，这可是文坛上史无前例的盛事。从此卡达莱名声大振，在阿尔巴尼亚诗歌界独领风骚近10年。直到1974年，德里特洛·阿果里的长诗巨著《母亲，阿尔巴尼亚》问世之后（在此之前，这位诗人还发表了《德沃利，德沃利》《父辈》《共产党人》等家喻户晓的诗篇），卡达莱独领风骚的地位才被阿果里所取代。

卡达莱是一位极力追求艺术表现力的诗人，他给阿尔巴尼亚诗歌带来了不少新主题、新思想、新形象和新语汇，他许多诗作中都有着发人深思的哲理性。卡达莱的诗歌，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的完美之作，同时，他又是受俄罗斯大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影响至深的诗人。从他们的作品中卡达莱学习了未来派和象征派的表现手法，运用了阿尔巴尼亚诗人少用的诗歌语汇，增强了表现力和新鲜感。比如“时间的牙齿咬住阿尔巴尼亚的腋下”、“歌儿像从枪口里吐出的红玫瑰一样”、“白色的钟摆敲响敌人的丧钟”（把尸体比做钟摆）、“一片带血的羽毛伴随着11月的树叶落到地上”（用带血的羽毛象征烈士）、“房屋像暴风雨中的雄鹰直上云天”（用共产党的诞生地——一所小房子象征党）等。这些形象的捕捉和运用，显然受到了象

征派诗歌的影响，这一倾向更加明显地表现在后来的两部诗集《太阳之歌》（1968）、《时代》（1972）中。

犹如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小说家一样，卡达莱也是创作小说的强手。而且越到后来越明显：小说创作才能更加充分地显示他的文学天赋和成就。

还在创作使自己名声大振的长诗《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的时候，卡达莱便开始了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的创作（1963年初版，截止到1966年又修改过两次）。这是卡达莱长篇小说创作的处女作，也是他全部长篇中最成功的作品。它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产生了使阿尔巴尼亚人感到骄傲与自豪的影响。我们知道，意大利法西斯1939年4月侵占阿尔巴尼亚时，卡达莱年仅3岁，他既没有彼特洛·马尔科参加西班牙战争的经历，也没有像赛弗切特·穆萨拉依、法特米尔·加塔那样亲赴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在枪林弹雨中目睹人民的丰功伟绩。这就是说，卡达莱不可能采取以往作家的写法来写民族解放战争。他要像画家、摄影家选取合适的角度那样，精心选取自己的角度。他抓住了一名意大利将军赴阿尔巴尼亚搜寻意大利阵亡将士遗骨这条主要情节线，将他所熟悉的甚至自幼就听到的种种故事，巧妙地、得心应手地编织在上面。具体落笔时，又不直接去描写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而是全力去展示各种人物

对战争的思考和心态。这就是卡达莱描写民族解放战争的新角度。他的才华和灵气，也主要在这一点上展露出来。一个将军在一个神父的陪同下，到异国的土地上寻找阵亡者的遗骨，这是一件多么乏味无趣的事情！但是，聪明的卡达莱却让我们看到，围绕着寻找遗骨这件事情，作者采取故事中套故事，链环上结链环的巧技，多层面、多方位、纵横交叉、上下贯通，全面地描绘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的画面。难怪一位颇有成就的中国当代作家读罢小说后感慨地说：“《亡军的将领》写得何等轻松从容！作家为没经历过战争而写成战争的作者提供了样本……”

《亡军的将领》问世后，在世界上产生了不小的反响，截至1997年，它共被译成28种文字，印了71版，其中法国社会各界的一片喝彩声，将作为阿尔巴尼亚全民族分外光荣、体面的事件，载入阿尔巴尼亚的史册。请听：

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戏剧性不断地伴随着幽默，让我们发现了过去所不熟悉的阿尔巴尼亚文学。

——法国“南方电台”，1970年3月11日

在这部荒诞的史诗里，幻想现实主义涂上了一层

淡淡的幽默色调。这是一种从地下目击的战争，即从墓穴里目击的战争。这部书透过死者的魂灵使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阿尔巴尼亚进入了共同的图书市场。

——巴黎《费加罗报》，1970年4月12日

毫无疑问，这部书的出版，将是一种新发现，发现了我们几乎不了解的阿尔巴尼亚文学；这一文学首先使作家伊·卡达莱进入到高不可攀、求之不得的层次。

——巴黎《最后一分钟报》，1970年3月13日

幽默，含蓄的激情，轻松自由、朴素自然的叙述，机敏的语调，不外露的技艺，曲折的教诲，异乎寻常的景观，喜气洋洋的新人——所有这些因素使这部小说比任何别的作品都更精致。这里有当今正在觉醒的世界的画像，它葆其能量、力量和色彩。

——法国《罗兰共和报》，1970年5月17日

卡达莱的作品，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受欢迎的盛况是空前的。

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已用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

了600余次。

对于我国读者来说，卡达莱及其作品也并不陌生。1964年，我们的老前辈、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戈宝权主编的阿尔巴尼亚当代诗集《山鹰之歌》中，就选了他的《祖国》《共产主义》两首短诗。1967年秋天，卡达莱随莱索尔·培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作家代表团访华，写下了对中国人民充满友好情谊的诗篇《天安门之歌》，由笔者译出后发表在当年10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1992年，应作家出版社特别约稿，笔者翻译、出版了卡达莱第一部，也是迄今他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与此同时，应中央电视台和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之约，笔者还翻译了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摄制的故事影片《亡军还乡》（上、下集）。影片在央视播出后，社会反响强烈，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好评。

1994年，由飞白先生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诗库》中，选取了由笔者翻译的卡达莱的长诗《山鹰在高高飞翔》（节选）。在2005年第6期的大型文学月刊《飞天》上，发表了由笔者翻译的“阿尔巴尼亚当代诗人五大家”一组诗歌，选登了卡达莱的《斯坎德培的肖像》《老战士之歌》《母亲》（颂诗）3首诗。继重庆出版社于2007年、2008年接连出版卡达莱的代表作《破碎的四月》《亡军的将领》之后，

近几年花城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又陆续出版了《石头城纪事》等多部卡达莱作品。笔者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卡达莱作品在我国得到翻译、出版。

郑恩波

2015年9月修订